

玉堂春
兩將軍
真假李逵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京劇叢刊

第四集

八

京劇叢刊

第四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三·上海

戲 劇
京 劇 叢 刊
第 四 集

編 輯 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印製
陸榮記裝訂所裝釘

*

書號(551) [IV V 4] 本書48900字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13000冊

定價3,300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號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二、『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三、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四、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五、我們會力求以嚴肅謹慎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次

玉堂春	一
蘇三起解	三
三堂會審	一九
監會團圓	四七
兩將軍	五五
真假李逵	八九

玉
堂
春

前記

本劇包括「蘇三起解」、「三堂會審」、「監會團圓」三齣。故事從洪洞縣的解差崇公道提解女犯蘇三（玉堂春）赴太原覆審開始。一路上蘇三訴說自己的悲慘遭遇。她是從小被父母賣給妓院的，後來又被鴇兒賣給山西富商沈燕林作妾。沈妻皮氏與趙監生私通，害死沈燕林，反誣告蘇三謀死親夫。縣官受了皮氏的賄賂，竟把她問成死罪。她却沒有想到調她覆審的八府巡按正是曾與她誓偕白首的情人王金龍。覆審之日，王金龍在堂上感情激動不能自持，被陪審的藩、臬二司看破，以致當時不能終審。隨後審明了案情，平反冤獄，王、蘇破鏡重圓，結爲姻眷。

本劇是根據王瑤卿、蕭長華先生的本子，由本院編輯處范鈞宏、田沁整理的。在整理過程中，吸取了中國京劇團演員葉盛蘭、杜近芳、葉盛長、蕭盛萱，導演鄭亦秋的意見，並經王瑤卿先生訂正。

整理本中的主要改動，有以下幾點：（一）舊本「蘇三起解」中崇公道有一些庸俗的台詞，蕭長華先生近年演出已經修改，整理本採取了蕭先生的改詞，又略加整理。（二）舊本「三堂會審」中有「請醫」的情節，這一穿插似嫌累贅，且使全劇氣勢中斷，故刪去，但保留王金龍乍見蘇三感情震動的表演。（三）將審問皮氏、趙昂改爲暗場處理，減去皮、趙兩個角色。（四）「洞房」一場爲全劇結尾，舊本過於簡略，並且有的地方不合情理。整理本中重新處理了這一場戲，在原来的基礎上加以修改和加工。舊本中不夠完整和費解的個別詞句，並予潤色。

蘇三起解

第一場

崇公道：（內）啊哈！

（上念）你說你公道，我說我公道，

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老漢崇公道，在這洪洞縣當了一名長解。太爺因我年老，命我代管女監。今有按院大人在省城下馬，要提謀死親夫一案去往太原覆審。看天色不早，就此監中走走。（圓場）行行去去，去去行行。到啦。

〔禁卒暗上〕

崇公道：有人嗎？

禁卒：坐監的嗎？

崇公道：甚麼坐監的！是我，開門吧。

〔禁卒開門，崇公道進入〕

崇公道：你把蘇三叫出來，她要起解太原府啦。

禁卒：是啦。——蘇三走動啊！

蘇三：（內白）苦哇！

（上，哭）喂呀……

（唱二黃散板）

忽聽得喚蘇三我的魂飛魄散，

吓得我戰兢兢不敢向前。

無奈何我只得把禮來見，

崇老伯呼喚我所爲哪般？

老伯在上，蘇三有禮。

崇公道：罷啦，罷啦。蘇三你大喜啦！

蘇三：喜從何來呢？

崇公道：今有按院大人要提你前去覆審，你的官司有了出頭之日啦，豈不是一喜嗎？

蘇三：但不知起解哪裏？

崇公道：太原府。

蘇三：何人的長解？

崇公道：小老兒我的長解。

蘇三：幾時起程？

崇公道：咱們是馬上飛——這就走。

蘇三：如此待我辭別獄神，也好趨路。

崇公道：好，你辭別你的，我去收拾收拾就來。

〔禁卒開門，崇公道出監，二人分下〕

蘇三：天哪，天！想我蘇三，遭此不白冤枉，直到今日呵！

（唱反二黃慢板）

崇老伯他說是冤枉能辨，

想起了王金龍負義兒男。

想當初在院中何等眷戀，
到如今恩愛情又在哪邊！
我這裏進廟來把禮來見，
尊一聲獄神爺細聽我言：
保佑我與三郎重見一面，
得生時修廟宇再塑金顏。

〔崇公道上，禁卒暗上，開門，崇公道進入〕

崇公道：蘇三，你辭別完了沒有？

蘇三：辭別完了。

崇公道：來來來，把這個行枷戴上。

蘇三：怎麼？還要戴這行枷麼？

崇公道：朝廷王法，焉有不戴之理哪？

蘇三：（哭）喂呀……（戴行枷）

〔崇公道、蘇三同出監。禁卒下〕

崇公道：你上那邊好好待會兒去，等着我投了文就來。

蘇三：遵命。（下）

〔獄官暗上〕

崇公道：（遞公文）辛苦您啦。

獄官：聽點：長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有。

獄官：護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有。

獄官：你怎麼一個人當兩份差事啊？

崇公道：沒有您不聖明的，這趟差事苦點兒，領的盤川錢倆人不夠，一個人有點數餘。

您閉閉眼，我就過去啦。

獄官：說了半天，你們這是上哪兒去呀？

崇公道：太原府。

獄官：太原府？好地方啊！這有倆錢兒，你給我帶個驢子來。

崇公道：這是多少啊？

獄官：二百四十錢。

崇公道：二百四十錢？你買個驢子尾巴也買不來呀！得啦，我這是趙苦差事，沒甚麼油水兒，多多少少的，反正不能白了您就得啦嘛！

獄官：好吧，咱們就憑心得啦。（將公文扔與崇公道，下）

崇公道：（拾起公文）憑心？心在胳膊窩裏呢！（下）

第二場

〔蘇三上，崇公道隨上〕

蘇三：（哭）喂呀……

（唱西皮流水）

蘇三離了洪洞縣，

將身來在大街前。

未曾開言我心好慘，

過往的君子聽我言：

哪一位去往南京轉，

與我那三郎把信傳，

就說蘇三把命斷，

來生變犬馬我就當報還。

崇公道：蘇三，你跪在這兒，是祝告天地，還是哀求盤川哪？

蘇三：一非祝告天地，二非哀求盤川。煩老伯與我代問一聲，有往南京去的客官

無有？

崇公道：你問這個幹甚麼呀！

蘇三：與我那三郎帶上一信，就說蘇三起了解了哇……（哭）

崇公道：到了這個時候，還惦記她的三郎哪！好，我給你問問去。——我說列位

請啦！

內：請啦。

崇公道：有上南京去的沒有啊？

內：上南京的前三天都走啦。

崇公道：現在哪？

內：淨剩下往熱河、巴溝、喇嘛廟拉駱駝的啦。

崇公道：我說蘇三哪，人家說啦：上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啦。

蘇三：如今呢？

崇公道：淨剩下往熱河、巴溝、喇嘛廟拉駱駝的啦！

蘇三：唉！我蘇三好命苦哇……（哭）

崇公道：不要緊，咱們半道上再打聽。

蘇三：（唱西皮流水）

人言洛陽花似錦，

我久在監中不知春。

低頭出了洪洞縣境。

崇公道：好熱的天！

蘇三：（接唱）老伯不走爲何情？

老伯爲何不走？

崇公道：你瞧瞧：這麼熱的天，我空身走還出汗哪！何況你是個女流之輩，戴着行枷，哪兒走的動啊！這麼辦，我給你摘下來，也涼快涼快，你瞧好不好？

蘇三：慢來慢來！此乃朝廷王法，如何去得的！

崇公道：哈哈，在這兒等着我哪！甚麼王法？屁法！在城裏由着他們，出了城就得由着我啦！乾脆，咱們是說開就開。

蘇三：有勞了。

〔崇公道開鎖，取下行枷〕

蘇三：如此看來，老伯你倒是個大大的好人哪！

崇公道：好人不是？連個兒子都沒有！

蘇三：怎麼？老伯你連個兒子也無有啊！

崇公道：沒有兒子不要緊，連孫子也給耽誤啦。

蘇三：取笑了！啊老伯若不嫌棄，我情願拜在老伯名下，以爲螟蛉義女，不知老伯意下如何？

崇公道：那可使得不得！那可使得不得……

蘇三：爹爹請上，受女兒一拜。

崇公道：起來起來。——哈哈……想不到老了了的會收了這麼個乾女兒！哎呀，我這個窮乾爹，連個見面禮兒都沒有！有咧！——我說蘇三哪！這兒有根棍兒，給你當做見面禮兒，你拄着它走，三條腿不是總比這兩條腿強的多嗎？

蘇三：如此你我父女踐行者！

（唱西皮倒板）

玉堂春含悲淚忙往前進。

（接唱慢板）

想起了當年事好不傷情！

想當初在院中穿綢著錦，

到如今只落得罪衣罪裙。

崇公道：你說甚麼？『想當初在院中穿綢著錦，到如今只落得罪衣罪裙。』唉！今非昔比，打上官司啦，可就不比不得當初你在院裏的時候啦。這話又說回來了，你